

## 《地洞笔记》

梁小斌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年4月出版

### 【内容简介】▷▷

梁小斌被称为“体质孱弱，精神顽强的诗人”，当朦胧诗的耀眼光芒渐渐淡去之后，他依然坚守在文学阵地，把他的思想化作泣血的文字，这就是他在患病前写就的上百万字的思想随笔，《地洞笔记》就是这些思想笔记的精华。

### 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梁小斌，1954年生，朦胧诗代表诗人，民间思想家。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，诗歌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《雪白的墙》曾经脍炙人口，风靡一时，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诗作。

### 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**地洞笔记**  
梁小斌著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
2014年4月出版

我最早读到梁小斌的思想随笔，是1988年《百家》杂志连载了他的《冥想录》。那年我19岁，从梁小斌的文字中，我好像闻到了与卡夫卡、尼采相仿的气息。那是真正的思想者的气息。

从2001年开始，我陆续从他的手稿中选编了《独自成俑》、《地主研究》、《梁小斌如是说》等三本书出版。这些书出版后，果然也获得了很多诗人、作家、学者的推崇。作家残雪读到他的作品，感到震撼：“那情形就如同荒漠中沉默了千年的石头突然开口说人话，给人的震惊可想而知。我一边读一边想：这就是源头的语言吗？它们是如何穿过曲折的废墟冒出来的呢？”她认为：“在我们的文学界，还没有其他作家能够像梁小斌这样，用心灵的魔术将一切混乱的、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内在化，使其变为一种心灵的倾诉。”

学者周国平评论认为：“我读这些文字感到的震惊不亚于叶匡政，的确如他所说，在今日中

通过自己内在的体验，阐释了关于生命、自我、人性、爱的话题；随处可见的充满哲学意味的话语，具有诗一般韵律的文字，碎片式的、箴言式的文字，最能打动人心。这些文字告诉我们，梁小斌在时代之外观察这个世界，也从不曾离开这个时代这个世界。

九首诗作被选入中学、大学教材。出版有诗集《少女军鼓队》，思想随笔集《独自成俑》《地主研究》等。2005年，中央电视台评为年度桂冠诗人。

国见不到第二个这样写作的作家。梁小斌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，只是碰巧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，他仅仅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，外在世界中碰到的一切，他不追求也不拒绝，都只是他思考的由头。他用质询的口气与身边一切庸常之物交谈，其实他始终是在自言自语罢了。读他的文字，你不能不想到卡夫卡和佩索阿，共同之处是以卑微的姿态坚守思想的纯粹。”

确实，20多年过去了，我在国内再没遇到过像梁小斌这样的作家。在一个崇尚行动的年代，梁小斌是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，一个完全生活在文本与思想中的人，这样的人能活在我们中间，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奢侈。

梁小斌的文本，是反体系的、碎片式的、箴言式的，总像是无限地在接近什么，但从不曾宣告达到了什么，这种方式最忠实思想的自由与真实。从表面上看，梁小斌文本在生动地诠释某种原理，但同样他把原理埋藏得最深，因为他的精神中，从没有任何原理在向他召唤。他不做结论，他要给人的是一种发现自己的力量，他渴望将心灵的自由交到人们的手中。如果说他有什么信念的话，那就是打碎世间的一切陈规陋见，他要还给你的是人的思想的尊严。

### 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不管今天的读者有多少果真喜欢传统诗词，我猜若是作一份古今诗人大调查，李白定然在三甲之列。着长袍，佩利剑，嗜饮酒，好大言，然后夜深人静，枯坐无人，吟一曲《静夜思》，普通读者心里的李白形象大抵如是。而我们所理解的李白一定迥异于杜甫之每饭不忘思君，王维之恬淡萧然物外，白居易之欲令老妪能解，郊岛之寒意彻骨，即便日后苏轼之风流爽达，较之李太白，多少都显得烟火气重了些。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，李白，不啻一位不接地气的“男神”。

台湾作家张大春深感于“寂寞的哀感”，以一部百万字的小说《大唐李白》来为我辈拆解“男神李白”之历史真相，进而在拆解李白的同时，亦重新理解今日几成定见的李白所在的時代，盛唐。

书分四卷。新近出版第一卷《少年游》，顾名思义，当是爬梳李白早岁萍踪履迹，绍介辨析其身世、交游等等，而尤重李白问学于隐士赵蕤的前后。与寻常绍介李白的著作不同，张大春笔下的少年游踪非仅是日后谪仙李白的早年背景，而是赋予更深在意涵的原初底色。少年李白性格的作育，学问的涵养乃至对世界的整体认知，张大春皆不惮烦琐而加以细细描摹，显然意在告诉我们李白之所以为李白的缘由——那个看似天马行空不可一世的谪仙，日后行事纵有夸诞张扬，要之亦不乏其来有自处。

勾连正史与杂说，笔法出虚入实，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少年李白：童稚时代已然深知自己是一枚谪

### 【内容简介】▷▷

《大唐李白》是作家张大春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，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、大唐盛世的兴衰。首部曲《少年游》透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，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、师从之谜，

### 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张大春，台湾作家，1957年出生，祖籍山东。好故事，会说书，擅书法，爱赋诗。著作等身，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。《大唐李白》系列为其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，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，重现大

落凡间的天星；自来自不耐拘束，世俗陈规须臾未曾搁置心间；精力弥漫，才情勃郁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尽皆寓目；好与市井少年浪游嬉戏，纵歌赌斗，结伙横行于市肆之间，以至于犯了北门卫士——那是天子亲领的近卫部队，立时被捕下狱。

不过即便李白与彼时一千古感仔行径相似，李白也终究是李白。张大春当然无意将李白写成一个只会作诗的小阿飞，或许少年李白的种种纨绔劣迹更多地是告诉我们，李白的身体里藏着这股多的生命力和欲望。

但在诸多的欲望中，李白对功名的渴望，或者说对有用的渴望，其实最为强烈。李白日后自述不屑科举一道，其所以不屑，实乃因其不能。商贾子弟的出身，注定他不能如碌碌余子从正途上猎取功名。倘若李白并非生于这

## 《离开北京去大理》

IKO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年6月出版

### 【内容简介】▷▷

作者和爱人从北京移居大理这样一个安静却有故事的城市，拥有不大不小的房子，可以种菜、栽花的后院，养一条金毛，远离喧嚣，告别PM，有一个

### 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80后iko和虫虫是一对北京小夫妻，辞职之前，iko是一名白领，上班族，虫子是自由职业。2013年，他们自驾移居大理，iko把他们的经历写成文字，发表在《北京青年报》，经《人民日报》官方微博推荐后，他们的故

相爱的人，平静生活。本书是其在大理生活的点滴和感悟，包括每一季的蔬菜水果、景色、美食、节日、生活等。

事受到成千上万网友关注。他们在大理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摄制组找到他们，使他们成为第二季第七集《三餐》的主人公。2014年，他们继续生活在大理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### 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

翻开《离开北京去大理》这本书有种亲切感，因为里面再现了我“第二故乡”的日常生活。我曾在昆明生活、学习了四年，假期总是坐上火车往大理、丽江跑。虽然那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告别了整整十年，但是某种食物、某个场景、某个细节，就能唤醒那段最美好的回忆。看到文中一再出现的“扒肉丝”忍不住吞口水。书中的文字和图片带来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一口气读下来，就像在那个一砖一瓦都有故事的小城重新走了一遭。

习惯了都市忙碌生活的人看到这本书很可能会各种羡慕嫉妒恨，谁有勇气脱离既定的生活轨迹，到另一个城市开始另一种生活呢？就像作者说的，多年工作积累下的经验、知识、人脉是非常宝贵的财富，就这样丢在一旁实在不忍。幸好作者发掘出一条真理：放下旧有的，会拾起新东西——舍掉，是富有的开始。

所有看似“说走就走”的旅行其实都没有那么随性而为。IKO和虫子也是。虽说决定了离开北京去大理，前期的准备工作丝毫没有懈

怠。购买家具、电器、羽绒被、窗帘、被套、枕头、整理箱、护肤品；习惯使用的炊具、碗筷、文具、衣物等打包装箱托运；书籍要挑选、托运；档案、人事关系、保险等都要办理齐全……

我很喜欢列出的那个“倒计时”的单子，既可以当作“离开帝都攻略指南”，又带着点儿“伤离别，说再见”的愁绪，像是一种新创的“告别体”。

很羡慕书里写的那种生活，每天的任务就是看书、写字、画画、遛狗、种菜、养花、买菜、做饭、看云、看雨、看彩虹。新鲜的食材配上雀跃的心情，无论是炒青菜还是大鱼大肉，都能吃个肚皮溜圆。估计主妇一边掌勺还要一边唱着：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胖。”

我也羡慕书里写的那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。各种繁琐的手续听着就头痛，生活用水不方面更是让我害怕，看到写家里有各种“虫子”更是让我头皮发麻。但是作者轻描淡写就医治了我的心病。她说：“没有烦恼，怎叫生活。”

不需买新衣，不需梳洗打扮，不需做各种护肤，不需担心食物有污染……一天天看云卷云舒，一日日耗白云苍狗，古城不会因为多了一对小夫妻而显出不同，但是年轻的生命一定会因为吸取了古城的气韵而更加笃定踏实。我想，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微博平台上被发现，被邀请出书、拍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原因吧。你看，从前舍掉的一切，现在换回了更多。

## 《大唐李白·少年游》

张大春 著

勾勒出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。作者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捭阖出入，不仅以诗句推理出当时文人笔下心绪由来的内外世界，甚至大胆替李白“代笔”，对其诗作进行续补、改写。虚实难辨，却精彩叫绝，堪称理性和知识的完美狎戏。



唐盛世的兴衰。《少年游》出版后即获评《中国时报·开卷》十大好书、金石堂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好书、诚品金石堂博客来年度畅销中文书。《凤凰台》为“大唐李白”系列四部曲之二，后续两部分别为《将进酒》《捉月歌》。

无缘科举之途的胡商之家，兴许其一生乃至唐诗的历史都将被改写。

有所求而不可得，不可得而养成不屑调笑的态度，其实内心又时刻未能释然。张大春的笔下，李白诚是不世出的天才，又是不耐世俗的狂飙之徒，但最终则是历史的悲剧人物。这种悲剧，在于李白错认了他的时代。

在一个写诗力求工稳允恰的时代，李白不晓得遵循格律诗的规矩法度；在一个建制严格，鲤鱼都得按部就班跳龙门的时代，李白错认唐朝是战国，妄图凭一己之力，纵横捭阖；在一个充满各种拘囿限制的现实世界，李白误认一己的豪迈之气照旧能通吃江湖。直白点说，一心想在现实里出人头地的李白，其实从来不懂现实，他所有对现实的认知都来自他自己的想象和阅读经验。而时代跟他开的最大玩笑则是，他的煊赫

诗名，只让他离自己兼济天下的心志越来越远——时代需要的只是一个诗人李白。当诗人李白的招牌被高高抬起时，我们也就遗忘了这块招牌背后李白个人的落寞与惆怅，也一并遗忘了参与熔铸这块招牌的、那些与李白萍水相逢的歌者、乐师、妓女和酒徒。由此张大春指认道：“一个个号称盛世的时代，实则往往只是以虚荣摧残着诗。”换句话说，在一个以语言为游戏，思想为装饰的时代，所谓的盛世，到头来或许不过是一场平庸的飨宴。

在这第一卷的书写中，我们尚未覩见日后李白的命运沉浮，我们只看到一位少年正率性地开展自己的人生，他所有令人艳羡的聪明都未曾让他预料自己今后的遭遇，相反正是这些才华既成就了他，也耽误了他。